

点读

父亲的船

赵柏田

三天前的一个清早,少年和他的父亲从杭州湾畔的蒋村动身时,星光还没有完全隐落,秋晨的露水把布鞋和裤管都打湿了。

这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船把他们送进了宁波城。这一程从乡下到宁波的水路,算来竟走了三天两夜。到上海的船要晚上八点才开,余下的四五个钟头里,父亲带他去逛了城隍庙,到江夏街买了晚上坐船吃的点心和准备送给上海亲友的咸干货,还带着他去了离码头不远的江北外滩,看了外国人造的教堂。教堂肃穆的外表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姚江逶迤西来,至此已到入海处,江风浩荡,混浊的江水拍打着堤岸,不远处的三江口,海水与淡水的交汇处折叠出一条长长的水线,海鸥像一支支明亮的梭子在水面上剪翅低飞。

许多年后,少年还记得父亲带他去坐轮船的那个晚上。

傍晚,吹着咸壳壳的海风,他和父亲来到了江北外滩边的轮船码头。从这里他们将乘坐招商局的轮船,一夜水路旅行后于第二日早晨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水果贩提了香蕉、苹果和梨子上船售卖。父亲在二等舱找好位置,放好行李,就带着他满船跑开了。

少年的父亲像个好奇的孩子,在船上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一边不住地往纸上画着什么。这个绅士老爷还拉着少年走进了驾驶舱,一个穿着制服的船长模样的人客气地把他们请了出来,告诉说船马上就要开了,请他们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好。他们来到锅炉房,司炉正在铲煤,炉膛里腾射而出的火光映着少年和父亲的脸,他们的眼里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司炉套话,司炉告诉他这船是德国造的,在这条水路上已经跑了快三年了。少年和父亲来到甲板

上,船正在启动,昏暝中,两岸的景物和建筑一点点地退远了。父亲说,我回去也要造一艘轮船。少年以为父亲是在跟他说笑话。

很久以后,少年都快要忘了这次海上的夜航了,父亲请了一帮木匠来到蒋村家里,让他们按照他画出的图纸打造一艘大船。木匠奉命制造水轮,造船匠则按照计划造船。满地的刨花和木屑,院子里飘荡着好闻的树脂香气。船打得很顺利,一个月后,木工们往船身上最后一道桐油,船就下水了。让少年吃惊的是,这艘木船简直是他和父亲一起乘坐过的招商局那艘轮船的缩微版,一样有着驾驶舱和高高的桅杆,只是它不是铁甲的,也没有锅炉房。父亲得意地说,我这船就是按德国轮船的样子造的。船下水的那天,全蒋村的人和附近的乡人来到流经这个村庄的唯一的大河边上,都来看新奇。大家看了这艘新奇的轮船都赞不绝口。轮船停靠在河埠,父亲雇了两位彪形大汉分执木柄的两端来推动水轮。“轮船”慢慢开始在水中移动时,岸上围观的人们不禁欢呼起来。船速逐渐加快,但是到了速度差不多和桨划的船相等时,水手们再怎样出力,船速再也快不起来了。乘客们指手划脚,巴不得船驶得快一些,有几位甚至亲自动手帮着转水轮,但是这艘船似乎很顽固,再也不肯加快一点速度。娘个X!父亲低低地骂了一句,上去踢了一脚木轮,它却再怎么弄也不听使唤了。村人索然无味起来,都走开了忙他们自己的去了,剩下的除了孩子和老人,就是存心看笑话的村里二流子一类的人物。

父亲把水轮改了好几次,希望能够加快船速,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费。更糟的是船行一段距离后,水草缠到了水轮上,而且越缠越多,最后连轮都转不动了。父亲叹口气说:“唉,究竟还是造轮船的洋人有办法。”

那条轮船后来改为桨划的船,但是船身

太重,划也划不动,在乡下也没什么大用。父亲还想再试一次,有人告诉他瓦特和蒸汽机的故事,他才放弃了这一雄心。他发现除了轮船的外形之外,还有更深奥的原理在。从这时候起,他就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接受现代教育,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能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那艘船一直停在村口的河湾里,水一退就搁了浅,船板朽烂腐败,船底长了厚厚一层青苔。它好像被遗忘了,木轮让人拆掉了,桅杆也不知去向,或许是化作了哪一户人家烟囱口冒出一缕炊烟吧。到蒋梦麟离开蒋村去美国念书,那船还在,那野渡横舟的景象几乎成了蒋村的一个标志。这时离我们这个故事的开始已有十年了,时间已进到了1908年,少年的母亲早就离开他们去了另一世界。离开祖屋前一晚,少年流露出了留恋不舍的神情,父亲说,去吧,跟洋人多学点东西回来,他们精怪着呢,船都造得这么好!

本文节选自“中国往事”三部曲·《月照青苔:20世纪南方文人生活小史》,有删减



赵柏田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评弹

登有山 归有乡

凌典

每天早上我有个短梦,短则半秒,长则1.5秒,丝毫不差。

梦里,有一块碧绿的菜地,母亲在那开心地割韭菜。

因为,母亲终其一生的梦想,不过是在屋后有一块菜园;而我进城工作二十年,时时入梦的除了各种版本的高考场景,就是在乡间拥有一块菜地、一间房子。

年前,前媒体人朱子一的新书《去乡下盖间房子》上市,在做新书分享会时,很多人跑去捧场,问题几乎与写作无关,全部集中在如何在乡下拥有一间房子这件事上。

人心所向!这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才会有的。想想仅仅在二十年前,人们还在为一个进城的居民户口挤得头破血流,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时间都短。

实际上,在城郊拥有一处自己的田园,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在当下,付诸实践,却甚是难为。除了现实的难处,个人时间的安排也是重要原因。

因为,就本质而言,乡村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退养。虽然古代官员有退养的传统,但那是因为无论出将入相,家族根本永远在地。不像现在人,无论何种营生,总是连根拔起。子女亲友皆在都市,自己眼巴巴跑到无根的地方退养,其实是不大现实的。

城里人不熟悉乡土民风,无论如何热爱田园,终是无处下手。而乡下人好不容易进得城来,哪怕心心念念童年的美好,但真要回乡,也会面临诸多难处。是以,在乡下有个田园这种事,想得多,做得少。

但朱子一为朋友们圆了这个念想,也因此得了大家诸多关照。

《去乡下盖间房子》这本书,基本上是建房记,从在乡下选址、买地、批建,到建设、装修、开业的完整记录,一条龙下来,前后三年之久,比一般人家盖房的时间多了整整两年半。可以说,这本书一方面满足了大家对田园生活的想像,另一方面也为大家拥有田园生活提供了说明书般详尽的指南。

这可能也是文艺青年的乡村生活记录与一个媒体人记录的差异所在。在这本书里,你看不到多少感慨,通篇全是实用指南。如果你想在夏夜的溪边看萤火虫跳舞,或者想拥有一间自己的乡村别墅,都可以读读这本书。

在给我的签名本上,朱子一写下“登有山 归有乡”六个字。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现代生活!

但在一开始,这并非全部。书中写道,他为自己的房子取名止溪,本意在逃避,寓意人生当止则止。但一位媒体朋友来访后,为止溪二字作了新解:清风怀虚不惧高,人生知止能行远。言下之意,人生当进则进,当止则

止,比原本的意思积极了许多。

另外,朱子一还在书里用大量篇幅讲述了他与上代人之间就造屋这件事的争议和后续处理,提供了夹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和情感冲突样本。一位朋友听了他的建设经历后说,这简直可以改编为家庭剧本了。

找个时间,我们一起跟着朱子一的新书,去止溪割韭菜吧。



朱子一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